

奥运金报

体操打赢“翻身仗” 中国雄踞金牌榜



8月3日,中国选手管晨辰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8月3日,中国选手唐茜靖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 8月3日,中国选手王峥在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 8月3日,中国选手谢思埸(右)与王宗源在颁奖仪式后。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据新华社东京8月3日电(记者王恒志 丁文娴 王子江) 东京奥运会体操项目3日收官,中国队在最后一天的三个单项里勇夺男子双杠和女子平衡木两项冠军,再加上男子三米板金牌,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以32金21银16铜继续领先。当日在田径、皮划艇等项目多个单项中,中国选手还屡屡创造项目、个人最好成绩。

中国体操队3日迎来爆发时刻,先是邹敬园在男子双杠项目夺金,16.233的成绩领先亚军0.533分之多;随后中国姐妹花管晨辰、唐茜靖包揽了女子平衡木冠亚军,此前放弃包括个人全能在内多个项目的美国名将拜尔斯重新出现在体操赛场上,并获得一枚铜牌。至此体操项目收官,中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三金三银两铜,列项目金牌榜首位,在里约奥运会上寸金未得的中国体操队做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中国跳水队当日继续稳定收金。谢思埸和王宗源组成的“双保险”包揽男子三米板冠军,这是跳水队本届奥运会收获的第五块金牌和第三块银牌。

皮划艇和田径项目当日也有收获与惊喜。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决赛中,中国组合刘浩/郑鹏飞在冲刺阶段遭遇逆袭,以0.203秒之差摘得银牌;张冬在男子单人皮艇1000米决赛收获第六名,成为中国队该项目闯入奥运会决赛的第一人。

作为站上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赛场的中国第一人,王春雨以1分57秒00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最终名列第五;王峥则在女子链球项目两次刷新赛季个人最好成绩,以77.03米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

目前,中国代表团以32金21银16铜的成绩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美国队以24金28银21铜排在次席,东道主日本队19金6银11铜位居第三。



新闻深1°

生命最后的馈赠——安徽合肥一小区38位老人志愿捐赠遗体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安徽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的38位老人,做了一个共同的约定——离世后,捐献遗体。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52岁,其中有八对夫妻,已有4人完成捐献。截至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发稿时,这份遗体捐赠志愿者花名册上的人数还在增加。

“多好的一件事,一举四得:为医学研究做贡献;有用的器官可以帮助其他人,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延续生命;百年后,为孩子减轻负担;移风易俗,为国家节约土地资源。”7月末,老人们接受记者采访,谈笑风生间,尽是“为国家、社会、他人奉献余热”的骄傲和自豪。

捐遗体,贡献医学研究

已离世19年的吴老,是邮电新村小区的老人们对“遗体捐献”相关事宜最初的“启蒙者”,也是小区里的“捐献第一人”。

吴老,名叫吴朗,曾是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回忆起捐赠遗体的初衷,吴老的老伴、已90岁高龄的马毅兴老人记忆犹新:20世纪90年代,吴老生病住院。一次,医生和他聊天时,说起缺少遗体对临床教学质量和医学研究的影响,“不少医学院的学生甚至到毕业都没机会经历解剖实践,对人体结构缺乏直观感受,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如果能多一些人愿意捐献遗体,对临床教学和医学研究会是非常大的贡献……”

一番话,让吴老和陪伴在旁的马老陷入深思。“后来,他跟我说,作为共产党员,如果死后还能医学研究作贡献,求之不得。”马老回忆,出院前,她和吴老毅然向医院做出承诺:去世后,捐献遗体。

2002年3月,吴老去世,马毅兴老人和家人践行承诺,将吴老的遗体捐献给省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之后,吴老的女婿方立友也承接家风,在病危期间立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无偿捐献遗体”。2005年6月病逝后,他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市红十字会作医学研究之用。

92岁的周凤翼老人,是吴老的学生,也是有62年党龄的老党员。“吴老生病期间,我去看望时,他几次跟我谈到遗体捐献的事,他思考得很深。他说道,周总理去世后,将骨灰撒进江河湖海,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他还重点说到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移风易俗,让我非常感动。”在吴老精神的感召下,2007年,周凤翼老人与家人商定后,递交了遗体捐献志愿书。2019年,周老的老伴曹国英也自愿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红十字会爱心社」部分老人代表。王蓓摄

传统观念“破冰”

“我们是在吴老的告别仪式上,第一次听说‘遗体捐献’的。”75岁的朱秀芳一头银发,声音爽朗,“老伴陈清秀是福建人,我是安徽怀宁人,都是工作后来合肥。”

朱秀芳回忆,2002年,吴老捐献遗体的事,在邮电系统职工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挺忌讳谈论生死,很多人受缚于‘落叶归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甚至还希望自己离开后,孩子要‘大操大办、风光大葬’。”朱秀芳记得,在吴老去世后的几年里,她也时常会和老伴“讨论身后事”。

“我们都是党员,是无神论者,头脑里没有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尤其是在老伴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后,在住院期间我们了解到,医学界对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如何预防都一直没有攻克。当时我们考虑,如果遗体能用作医学研究,为攻克难题做一点贡献,也算死得有价值。”2009年12月,在老伴陈清秀意识清醒时,夫妻俩共同向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提交了遗体捐赠申请。

2013年4月,陈清秀去世,如愿捐赠遗体。然而,闲言碎语也接踵而至。“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心真狠,老伴去世也不让安生,把遗体都捐了’……”各种无端的猜测,在朱秀芳拿出自己的志愿捐献遗体(器官)荣誉证书后,戛然而止。

要获得家人的理解、支持,其实也并不容易。

在老人们和女儿提出捐献遗体的想法时,朱秀芳的两个女儿“坚决拒绝”。“僵持的

那段时间,我们老两口不停地用周总理撒骨灰、邓小平捐眼角膜,还有吴老捐遗体的例子,以及医学研究的需要、为国家节约资源这些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跟她们说。”最后,女儿们总算松了口气,在亲属同意栏里签了字。

2019年作出遗体捐献决定的余国琴,也曾遭遇儿子儿媳的不支持。“他对我说,虽然从为国家作贡献的角度,我们能接受,但从情感上和将来家庭和睦的角度,又很难同意。你们离开后,我们该如何面对亲戚们质疑的目光。”

余国琴一下子理解了儿子的担忧。“我捐赠遗体的本意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将来不给孩子添麻烦,但不能因此再给孩子添了心病。”接下来的时间,她挨个跟家里亲戚打电话,谈自己的决定,还顺道为遗体捐赠作了一波宣传。

坚硬的传统观念在老人们一次次心怀大爱的善举间慢慢消融。今年“七一”当天,曾一度对遗体捐赠持保留意见的余国琴的爱人陈国伟,也提交了申请,加入其中。

“红十字会爱心社”仍在壮大

到2013年,这支队伍已经发展到15人左右,省红十字会专门为他们授牌成立了“红十字会爱心社”,时年75岁的吴荣坤成为这支队伍的带头人。

2006年9月,吴荣坤成为邮电新村小区继吴朗、马毅兴、张宝林之后的第四位志愿捐赠者。“做这个决定是感动于吴老的无私精神。我老伴汪桂兰是学医出身,对遗体捐献有了解,也支持我的想法。2011年,她也主动申请了遗体捐献,还不断发动同学加入其

中。”吴荣坤说。

因为勤快干练、有主意,在过去十几年里,吴荣坤也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心骨”:组织大家为遗体捐赠作宣传、帮有捐赠意愿的老人与接收站联系、协助办理相关手续,遇到老人意志坚定但家人不理解的,也帮着做做工作。

20年间,随着媒体对“遗体捐赠”宣传的增多,人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支队伍平日里的宣传工作也逐渐从“地下党接头一样的偷偷进行”转为“公开进行”。

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人从拒绝谈论生死转变为开始思考“离开后是否还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为孩子解除后顾之忧”,继而与家人、孩子探讨是否可以捐献遗体,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7月1日当天,红十字会安医大接收站专门在邮电新村小区举办了一场活动,67岁的叶伟真等三位老人申请加入。7月11日,又有三位老人加入。采访时,老人们还有一个劲儿地叮嘱记者:“宣传可不是为了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为咱国家的医学研究做贡献。”

“捐遗体可不是没人管了,而是会受更敬重。”朱秀芳笑着说。今年清明,她带着两个女儿去大蜀山文化陵园给老伴扫墓,“那里有座石碑,所有遗体捐赠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我跟孩子们说,这里风景秀丽,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老哥哥、老姐姐,是我将来最想去的地方。”

记者从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收站获悉,截至目前,安徽省已办理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约12000人,已接受捐献遗体1200人左右。

● 2021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正式设立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其主要职责包括推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师资队伍,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等。

● 专家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国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的管理机制,制定并执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准入、专业培养、职业伦理监管等标准。

新华社记者 宋佳 衣冠斌 韩佳诺

“你这是抑郁症,很严重。”和男友分手后情绪不佳的小夏在线上平台进行心理咨询,花费近万元后小夏反而越来越颓废。对自己有抑郁症的说法,小夏难以接受。

近年来,心理咨询行业迅速发展。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我国经营范围含心理咨询的企业已达12万家。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心理咨询机构收费很高,但咨询师水平良莠不齐,有些是几个月简单培训拿证“速成”的。

上来就推销,动辄收费几千元

小夏发现,正式服务前咨询师的态度体贴、细致。“她说,什么都可以倾诉,会帮我解决困扰,梳理情感现状,定制解决方案。”但付费之后,咨询师好像变成另一个人。

“每次上来就推销,让我升级套餐、购买课程。”小夏被忽悠着先后购买了塔罗牌占卜、情感挽回课程,花费近万元。

但一番折腾下来,小夏反而越来越消沉。咨询师只顾推销,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而且不断贬低甚至指责小夏。当小夏提出要终止服务后,咨询师发来语音说小夏得了抑郁症。

也曾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的小宇告诉记者,咨询师批评他“情商低”“不懂沟通”“情绪管理能力差”等,不断打压。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行为都属于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专业心理咨询师不会夸大海口或保证达到某种效果,更不会用言语贬低、打击来访者。

事实上,按照精神卫生法,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一位临床心理科医生说:“首先应该尊重、理解来访者的感受。”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心理咨询”为关键词的投诉达2000多条。记者梳理发现,很多投诉都是针对一些心理咨询机构提供的“情感挽回”服务。这类服务宣称能“挽回恋情”“百分百复合”,动辄收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在记者加入的一个维权群中,几十名维权者分别从山东缘梦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山东爱倍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耳语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等机构购买了该类服务。维权者均表示,这些机构的咨询师先是夸大挽回效果、做出虚假承诺,在具体操作阶段,再以各种方式诱导消费。

业内人士表示,有些咨询师简单粗暴地把咨询者的问题归于心境不好、钻牛角尖或者抑郁症等,还有一些平台重点是销售、盈利,不关心如何真正为来访者解决问题。

几个月就能拿到证,听不听课都行

不少维权者表示,一些咨询师声称具有相关专业证书,但始终不肯出示。经反复追问后发现,他们的证书是通过培训机构“速成”拿到的。

目前市场上很多培训机构宣传心理咨询师证书,声称证书受“国家认可”“等同于从业资质”,并且“零门槛”“高收入”“拿证即就业”。

但记者了解到,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后,已经没有由政府主导的统一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培训机构宣传的这些证书,发证机构包括各类心理协会、商会、教育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指导中心等。

培训机构超职教育的销售人员介绍,培训主要在线上进行,学员登录后,系统自动计算学习时间,学满课时数就能参加考试。“拿证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最长不超过半年,快的一个月就行。”

销售人员称,考试大多是选择题,考前会押题,押中率在85%以上。“考试是自己组织的,不用担心,一般一次就能过,实在不行还可以找人代考。”

拿证真的就可以就业?培训机构赛优教育的销售人员表示,“会推荐一些线上平台的兼职机会,证书也可以用来开办个人心理咨询室。”

培训机构提供的多张截图显示,一些“速成”拿证者已经进驻线上平台或心理咨询室。一位咨询师告诉记者,他最近才报名了某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培训,“我现在可以给你做心理咨询,没问题的,我考了证还没下证而已,不违反平台规定。”记者看到,他从2017年入驻平台,已经累计为90多人提供服务。

警惕:不专业咨询不起作用,还耽误治疗

如今,心理咨询已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2.9亿。

在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钟杰等专家看来,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比,我国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素质堪忧,很多从业者不具备病理、心理、生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

南宁市心翔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师林晓义表示,只经过简单培训,无法成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无法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如果确有心理问题,不专业的咨询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还可能会耽误来访者接受正规治疗。

“心理咨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一名合格心理咨询师的系统培养过程和医学临床专业硕士类似,一般本科期间要学习30多门专业课程,并需要接受250小时临床心理实践和200小时专业督导训练。在此基础上,还要终身接受继续教育和伦理监管。”钟杰说。

2021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正式设立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其主要职责包括推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师资队伍,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等。

多位专家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建立健全全国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的管理机制,制定并执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准入、专业培养、职业伦理监管等标准,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专家提示,大家在选择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培训项目时,需要谨慎甄别,避免上当受骗。

心理咨询业乱象:拿证只需几个月 收费动辄几千元